

义县80多岁老火车站“走”了70米

80多岁高龄的义县老火车站一直牵动着市民的心,随着2018年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准的锦阜高铁扩能改造工程即将开通,这座老站的去与留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虽然不是历史文物,但是义县的这座老火车站承载了太多人的记忆和情感,在时代的发展和新建站投入使用后,如何将承载历史的老站也同时保留下来,各方专家在论证中找到了共赢的方案。

10月27日,经过两个多月的施工、近半个月的“行走”,义县老火车站顺利向东平移70米,未来它将成为义县县城的一处新地标。

时代变迁 它的去留牵动着市民的心

2018年9月份,坐落在锦承铁路和新义铁路交会地的锦州市义县老火车站即将拆除的消息,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按照经中国铁路总公司批准的锦阜高铁扩能改造工程义县段的设计方案,考虑到列车运行线路的改变,在义县老火车站原址南侧500米处建立新站址后,考虑到通行安全和拓宽修建通行通道,老火车站将被拆除。

“谁来救救辽宁义县火车站?近百年的火车站,全国也不多了。”网友将义县老火车站将拆除的消息发到网络后,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大家纷纷在网络中留言,近两千条的留言中,大家各抒己见。有人提议可以新旧火车站并存,将旧站房做成陈列馆等设施进行保留,也有人认为旧站房存在安全隐患没有保留的价值。

义县老火车站的“年龄”也出现了建于1921年、1937年、1938年不同的版本,而据义县档案局留存资料记载,这座被大家关注的义县老火车站建于1937年10月。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它曾是沈山铁路备用线上



10月27日,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后到达预定位置。

受访者供图

最大的中转站,虽然没有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但这座曾经的义县地标性建筑,承载着很多义县市民和各地游客的记忆、情感,也见证了许多的时光和历史。这个百年老站是拆除还是保留,牵动着市民的心。

发展与保护如何共赢 专家研讨出留住它的办法

随着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的顺利实施和义县新站的投入运营,按照锦阜高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原设计原义县火车站应被拆除,但考虑到市民提出的老火车站作为历史遗迹,应该进行保留的呼声,2018年11月,义县县委、县政府邀请了文物、建筑等各方面的专家和省市相关部门现场考察、共同论证,希望能找出既不影响扩能改造工程,又能保留住老火车站的双赢方法。

“论证会上达成的共识就是让老站房换地方保留,以此达到发展和保护的共赢。”担任义县铁路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决定对义

县老火车站这一历史建筑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保留,当时就如何移动老站房有两种方案:一是想办法拆解再换地方重建,“就像像积木一样,标注位置后拆开再换地方拼上”。另一种是想办法整体移动。

经过细致的反复探讨论证,平移是最可行的,向北移动40米,还是向东移动70米?不能堵路,还要有城市在不断发展眼光,在全面考虑到道路交通问题后,最终决定将这个百年老站向东平移70米,至目前的站前广场位置,并将平移项目委托给辽宁省城乡建设集团旗下的省建设科学研究院,由其出具规划方案并组织实施。

加“铁裤腿”进行稳固 让房子平稳离开地面

2019年8月21日施工队伍开始进场施工,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工人们忙碌地进进出出,但从外观上看老火车站的样子和位置并没有什么改变。

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工程项目负责人于江说,整个平移过程统共可分四大步骤:墙体加固、建筑主体托梁断柱置换、轨道梁铺设后平移、到达预定位置后固定。“其实移动前的准备工作才是最考验技术的。”于江介绍,因为与以往实施移动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不同,这座老站房是单层砖混结构,屋面为起脊木屋架,前期的木屋架和墙体加固也就变得尤为重要。“墙面进行钢筋网和抹灰的二次加固,框架和有裂缝的地方会用钢板再次加固。”于江说这是为了保证在移动过程出现扭力和拉扯力的运动中,不发生任何受损,避免房屋主体变形撕裂。

而第二步通俗地说就是要让老站房抬升和地基分离开,设置上、下轨道结构体系,“地基的分离不能同时进行,保证稳固性就是每隔一米进行一段轨道梁托换,一处换好再进行下一处。”在于江的描述中,就是房屋四面墙壁贴近地面的位置被置换成混凝土钢性底座,就像为四面墙壁穿上“铁裤腿”。

而在分离的同时,施工人员还在同时浇筑滑移段轨道梁和移动后新址的基础,因此在施工的前一个半月,只是房屋有了钢筋混凝土的一圈“裤腿”和前方出现的5条平行轨道。

5只“手”慢慢推 70米走了近半个月

一切准备就绪,10月16日,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工程开工仪式在工地现场举行。东西向长度26.8米,南北向宽度25米,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的老站房“站”了起来,“脚下”是数根80毫米直径的实心钢棒作为辊轴。有了辊轴在钢板材质的上下轨道梁和滑移段轨道梁中,房屋可以“行走”了。

房屋下的5条滑移轨道,如何能

分毫不差地等距离向前直线移位,不让轨道上的房屋主体出现任何偏移又是一个技术难题。

房体需要推力才能移动,用人推肯定是达不到精准要求的,施工人员研制出手动调控千斤顶,这套动力系统会精准的算出千斤顶的推力和前进的距离。在5只千斤顶“大手”的推动下,让老站房在轨道间的辊轴上缓慢移动。

移动过程中,多名技术人员在不同的轨道旁实时监控反馈并展开操作,动力系统每前进15厘米后,工作人员就要重新调整动力系统的位置,并将后方在移动中离开房体的作为辊轴的钢棒再移动到前方,一天也就移动7到8米左右的距离。

10月27日,义县老火车站完成最后一次平移,准确的到达了预定的位置。70米的距离丝毫不差地走了近半个月的时间。

老火车站新址 将建为广场

现在,已经平移到位的义县老火车站进入到收尾的适当修缮加固阶段,作为辊轴的实心钢棒将留在老站房下方,随后浇筑混凝土,让它在新的地方能坚固屹立,提高它的使用年限。

按照义县县委、县政府的规划,义县老火车站平移后的新位置将建成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复建及道路建设工程2020年春季进行。建成后广场为岛心的大环岛式交通组织形式,同时打通了城市的一条主干道,实现交通上的便利。

今后,以义县老火车站舍为标志的这处环岛绕行广场,拥有着配套的绿化工程、亮化工程和铺装工程,将成为义县县城的一处新景观。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离婚12年 他患病后她日夜不离

12年前,一场误会导致他们领了离婚证。

12年间,除了为儿子操办婚事见过几面,一年里连电话也没有一个。

12年后,他患上重病,她听说后带他四处诊治、筹集医药费,陪护在病床边……

一起下乡 两个人走到一起

11月1日下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病房里,64岁的何福奇面色蜡黄躺在病床上。昏睡中,他一只手耷拉在床栏杆上,李莹见状轻轻地把手挪了回去。

李莹与何福奇是同学,1972年一起下乡到于洪平罗。她还记得与何福奇坐马车下乡的情景,“同学们坐马车下地干活,马车很慢,那时我们年轻,干农活学得很快。”

李莹说,那时自己劳动一天有7个工分,何福奇有8个工分,“劳动时他经常帮我铲地,还帮我插秧,那时候我们种的多数是水田,我们互相有了很多了解。”

何福奇为人厚道,做事稳重,又很勤劳节俭,被李莹看在眼里;李莹心灵手巧,能挨累肯吃苦,何福奇也记在了心中,二人感情慢慢发展,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当时不让谈恋爱,我因为这事改到辽中下乡,他留在了平罗。”李莹说,何福奇1976年回城,比自己早了2年多时间,“我们写信联络,我一个月坐辽中到沈阳的客车去看他一次,那时大约得3个多小时……”

那时为了给何福奇打个电话,李莹得徒步5公里到公社,简单说几句就挂了,回去的路上脑子里都是没来得及说的话。

1979年李莹也回城了,1980年他们走到一起,次年孩子出生,让这个清贫的小家庭充满了希望。

一场大病 她出现在病床前

时间一点点过去,来到了2007年。因为出现一点误会,何福奇和李莹3天后就领了离婚证。“我们都很为对方着想,那时我们有一套房子,但谁也不想要,就把房子卖了,为儿子买了一辆出租车。”李莹说。

“儿子后来患病,车没法开了,只好把车卖了给他看病。”李莹说,之后的日子一如以前平静,直到2017年儿子带着女友从深圳回来,“我和何福奇见到了儿媳,特别满意,那是我和他离婚后第一次见面。”

今年5月,儿子在沈阳举办婚礼,何福奇和李莹都出席了,他们都没有再婚,而且对当年的误会不再挂怀,但到了64岁的年纪谁也没好意思提复婚,但他们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7月22日,李莹接到了何福奇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在医院等检查结果,想让我去陪陪他,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结果出来,这个病叫‘成人still病’,听都没听过。”

陪着何福奇看病,李莹慢慢知道了成人Still病的表现包括长期歇性发热、皮疹、关节炎或关节痛、咽痛等症状,还伴有周围血白细胞总数及粒细胞增高和肝功能受损等系统受累的临床综合征。

7月28日,李莹让何福奇搬到了自己不到20平方米的住处,“虽然没有夫妻之名,但他有病了我不能不管,照顾他比较方便,陪他去看病也比较方便。”

一筹莫展 她为医药费犯愁

何福奇和李莹夫妻俩的退休金加起来刚



离婚12年后,李莹陪在何福奇的病床前,眼含泪水的她既为他的病情担忧,也为医药费犯愁。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摄

过6000元,而且之前儿子结婚花光了所有积蓄。为了给何福奇治病,李莹找到了一份保姆工作,每天定时去给老人做饭,每月能收入2500元。

从今年7月底到10月底,李莹陪着何福奇共去了7家医院诊治,还推着轮椅带何福奇到北京301医院找专家治疗。此时他们看病已经花光了钱财,连赴京路费都是亲戚给拿的。

10月30日,何福奇回到沈阳,住进医大一院。“每天治疗费用得一两万块钱,如果康复比较理想,到治愈至少得9万,要是效果慢一点,得花15万……”说起医药费,李莹眼睛红了。

她借遍了亲友,但亲友们或生经营亏损,或无力帮忙,无法解决治疗费用缺口,“我就只好在‘水滴筹’上发起了募捐,现在只筹集到1

万多元,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凑够,但他的病情等不起啊!”

说话间,李莹眼泪流了下来,“我们虽然没复婚,但也都还没再结婚,他这个人很好,当年就是个误会,让我们走了这么远的弯路,儿子结婚时亲戚们劝我俩复婚,我俩嘴上虽然没同意,但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呢,谁能想到俩月后他就得病了……”

11月1日傍晚,何福奇从昏睡中醒来,李莹扶他起身说,“你得坚强起来,不管再难咱们都能挺过去,很多好心人关心咱们呢,你不是说想带我去年轻时下乡的地方看看吗……”

如果您想帮助何福奇和李莹,请拨打本报热线024-96006。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